

乡韵风情

炊烟起处是故乡

文 / 张文博

故乡的风总是带着泥土的芬芳，裹挟着岁月的记忆，轻轻拂过心田。

在时光的长河中，无论走得多远，故乡，始终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，那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都镌刻着浓浓的乡情。春日的故乡，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。当第一缕春风悄然拂过，沉睡了一冬的大地便苏醒过来。田野里，麦苗儿像绿色的波浪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焕发着勃勃生机。远处的山峦也褪去了冬日的萧瑟，被嫩绿的新芽覆盖，仿佛披上了一件薄薄的绿纱。山坡上，各色野花争奇斗艳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，它们在草丛中肆意绽放，点缀着这片土地，引来了蜜蜂和蝴蝶，在花间翩翩起舞。村口的老柳树垂下柔软的枝条，宛如少女的长发，在春风中轻轻飘动。树下，孩子们嬉笑玩耍，追逐着柳絮，那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村庄上空，为春天增添了无限的活力。

夏天，一切都被炽热的阳光点燃。清晨，太阳刚刚升起，金色的光芒便洒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里的水清澈见底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波光粼粼。孩子们三五成群地来到河边，脱光了衣服，一头扎进水

里，嬉戏打闹，溅起一朵朵欢乐的水花。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在为孩子们的快乐伴奏。午后，骄阳似火，大地被烤得发烫。大人们坐在屋檐下的阴凉处，摇着蒲扇，聊着家长里短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。老人们则在树荫下下着象棋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，周围围满了观战的人，大家或点头称赞，或摇头惋惜。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天空被染成了橙红色，晚霞绚丽多彩。劳作了一天的人们纷纷回家，袅袅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起，在空中交织成一片轻柔的云雾，与天边的晚霞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幅温馨而美丽的画卷。

秋天，是故乡最迷人的季节，也是丰收的季节。田野里，金黄的稻穗压弯了腰，像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一阵秋风吹过，稻浪翻滚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是一曲欢快的丰收之歌。果园里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了枝头，像一个个小灯笼；黄澄澄的梨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让人垂涎欲滴；紫莹莹的葡萄一串串地挂在藤蔓上，晶莹剔透，宛如一颗颗宝石。农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忙碌地穿梭在田间地头，收割着成熟的庄稼，搬运着

丰收的果实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但他们却毫不在意，因为这是他们辛勤付出换来的成果。夜晚，明月高悬，月光洒在大地上，给整个村庄披上了一层银纱。人们围坐在院子里，品尝着香甜的瓜果，分享着丰收的喜悦，欢声笑语在夜空中久久回荡。

冬天虽然没有春天的生机勃勃、夏天的热情奔放、秋天的硕果累累，但却有着独特的宁静与纯洁。当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，整个村庄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。屋顶上、树枝上、田野里，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，像是给大地盖上了一床洁白的棉被。孩子们欢呼着跑出门外，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他们的小手和脸蛋被冻得通红，但依然玩得亦乐乎。大人们则忙着清扫积雪，准备过年的年货。春节前夕，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，贴上了红红的春联和喜庆的窗花，浓浓的年味弥漫在空气中。除夕夜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丰盛的年夜饭，看着精彩的春节联欢晚会，守岁迎新。零点钟声敲响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烟花在夜空中绽放，照亮了整个村庄，也照亮了人们幸福的笑脸。

故乡的人们，朴实而善良。他们世代代在这里辛勤劳作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

着美好的生活。邻里之间互帮互助，亲如一家。小时候，每当我们遇到困难，邻居们总会热情地帮助，他们的关爱和温暖让我感受到了家的力量。在这个小村庄里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，有的只是简单而宁静的生活，人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过着平淡而幸福的日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故乡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。曾经泥泞的小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，低矮的土坯房变成了崭新的楼房，现代化的农业设备走进了田间地头，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。然而，无论故乡如何变迁，那份浓浓的乡情始终不变，它就像一根无形的纽带，将每一个游子的心与故乡紧紧相连。

如今，我虽然离开了故乡，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，想起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想起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。故乡的山水、故乡的四季，故乡的一切，都成了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

我知道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故乡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，因为，炊烟起处，便是故乡。

（作者供职于两亭超限运输检测站）

渭蒲高速，串起湖光古迹与千年烟火

文 / 图 张馨木 宋薇



车轮碾过渭蒲高速的春日暖阳，收费站好似散落秦川的珍珠，串起湖泊湿地、汉唐遗风与红色热土。这条不足百公里的高速廊道，藏着太多值得刹车的风景——且随我们的路线，解锁收费站外的山河故事。

渭南北收费站·粮仓与沙海的春宴

丰图义仓巍然矗立。登上12米高的仓墙远眺，黄河湿地芦苇新绿摇曳，沙苑景区的千亩槐林正酝酿五月飞雪般的芬芳。此时沙丘间的野杏花未谢，沙葱、荠菜已冒出头，推荐在农家乐点一桌“春日限定”：槐花麦饭的清甜裹着带把肘子的丰腴，炉齿面泼上现榨的辣子，恍惚可见百年前运粮车马穿过城门的热闹。

商店收费站·穿越千年的草木光阴

向北10公里，商店镇的风裹着药草香。药王孙思邈采药的足迹印在塬上，汉光武帝刘秀避难的汉王庙遗址旁，二月兰开成紫色绒毯。李十三村的青砖门楼内，老戏台飞檐下垂着褪色的戏牌，秦腔《火焰驹》的锣鼓声穿透百年时光。

卤阳湖收费站·水泽秘境的天空之舞

西行8公里，闯入八百里秦川罕见的水乡泽国。卤阳湖3.5万亩湿地刚褪去冬装，芦苇荡里苍鹭忙着衔枝筑巢，北归的白天鹅群在浅滩梳洗羽毛。沿新建的环湖绿道骑

行，板桥古渡口的拴马桩上，还留着汉宣帝落难时的手掌印传说。航空迷定要拐进2公里外的内府机场，乘直升机掠过黛黛湖面，从云端俯瞰大地如打翻的调色盘——青的是麦田，蓝的是湖泊，金的是油菜花海，更有几抹艳红划过天际，那是特技飞行表演队的空中芭蕾。

蒲城东收费站·古城墙下的家国春秋

穿过“北京时间诞生地”的城门，杨虎城将军纪念馆的百年紫藤垂下淡紫色瀑布。展柜里将军佩剑刻着“为国尽忠”，后院他亲手栽植的雪松在春风里飒飒作响，仿佛讲述1936年那个改变历史的冬夜。向北12公里，永丰烈士陵园的松柏间，AR技术正重现烽火连天的攻城战役，而15公里外的重泉古镇，夯土城墙外十里桃林灼灼其华，穿汉服漫步青石巷，打铁铺溅起的火星与老茶楼的碗碗腔，让人恍若跌入古画的市井画卷。暮色四合时，捧一碗滚烫的“水盆”，把月牙烧饼碎拌进羊汤，就着糖蒜的酸爽，听掌柜讲述这配方如何曾温暖过古城守军的寒夜。

当后视镜里的古城轮廓渐隐，渭蒲高速的下一段故事正在春日里生长。那些碾过落花的车轮，终将把渭北大地的千年光阴，酿成记忆里最绵长的回甘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渭分公司）

提花笼是何物，90后的人们多不知晓。80后、70后的人们对其并不陌生。其实，只需将时光倒回40余年，提花笼可是关中地区特别是蓝田地区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物件，它既是日常生活、走访交往的必备器具，更是富有仪式感、民风民俗感的所在；它是连接亲情的纽带，更是不可磨灭的乡村记忆。

提花笼形似竹篮，但与竹篮相比，无论从质地、形状工艺等方面讲，大为不同，共性点皆为竹篾编成。提花笼全高50公分，笼身30公分，笼提20公分，盖长40公分，盖宽20公分，底长30公分，宽15公分；笼身容积呈梯形，上大下小，笼提位于笼身中部，同笼身编织成为一体。比例尺寸协调，做工精细，配有花草鸟鱼图案，枣红色底漆主打，其它色漆合理搭配，形成了一个美观耐看、中用实惠的关中小民俗物件。像这种油漆绘画类的“精美提花笼”，只有少部分有钱富裕的人家才拥有，一般家庭只有未油漆的或没有图案的“普通提花笼”，还有少数贫困家庭连“普通提花笼”也没有，那出门用时只能是借别人的。

提花笼，别小瞧，它的用处可多，提花笼来往于生活中方方面面。

朋友之间关系特别好，相约拜拜，俗话称“提笼笼”。每逢过节或一方家中过事，都用提花笼提上丰厚贵重的礼品前往。你提着提花笼来我家，我提着笼笼去你家，相互往来，我想这大概是“提笼笼”的由来。大人们常讲谁和谁“提笼笼”，这就是拜拜的意思，是兄弟姐妹肝胆相照，结义成盟的一种最朴素的情感提法，是连接非血缘关系亲情的纽带。

说起“提笼笼”之事，还有“送笼笼”的故事。男女定婚，媒人第一次正式去女方家“提媒（亲）”，所带礼物有肉、酒、烟、点心饼干之类，且必带装在精美的提花笼中，方显正式、庄严、珍重。介绍人（媒人）和男方的代表第二次挎着沉甸甸的提花笼去女方家，商定结婚日期，叫作“送日子”。不管是“提媒（亲）”还是“送日子”，

那年那月

提花笼里的乡愁

文 / 张增斌

苹果、大枣，均是自产，礼轻情意重。乡村道路上，人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，携提花笼而步行，有的则把笼捆扎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上面盖一块红或蓝花包袱，飞一般疾驰而去。到了亲戚家，少不了热情接待。酒足饭饱，离去之时，主人会把提花笼里的礼物留下部分，再放入自家的礼品。按讲究提花笼是不能空回的，一番推让，于是只好从命。有一回正月我去我舅家拜年，走时我姪子非要放个枣花，我不要，并说“我都是大人了，别放了”，而我姪子回应“你大人了，多大？”你再大，但你大不过你舅，在姪子面前，你还是个娃”。多么朴素的一句话，感动得我热泪盈眶，我郑重接上情义深重的“枣花”，放在提花笼中。亲情如酒，在“提花笼”里发酵得越来越浓。

田间收割，及时播种，抢收抢种，乃是农民最忙的时候，也是“用笼笼”的时候，大人们天刚亮时就到地里干活（收个播种）。在早半时（七八点钟），孩子们则将蒸馍馏热，放在铺有馍布的提花笼中，在将另一半馍布对折过来包好，提花笼盖子反放着，上面放一碟辣子，一碟凉拌花白、黄瓜或咸菜，用羊肚子巾盖好，一只胳膊挎着笼笼，一手提着水壶，一路小跑送到地里。正劳作的疲劳又饥饿大人们，急不可待地停下手中的活，坐下休息，吃着热馍，就着辣子和小菜，喝着茶水，幸福又满足，浑身都是劲，十多分钟时间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。你难道说这播种的希望，庄稼的丰收，农民的喜悦，提花笼它没有作用？“提花笼”它满载的是辛劳，是汗水，更是丰收的希望，未来的憧憬。



闲情偶寄

渔趣

文 / 贺怡欣

单位院子周围环绕着一条小河，冬天结冰春天融化，水草在四五月份疯狂生长。职工健步道挨着河，傍晚有人走、有人跑，也有人向河里凝视，把呼吸和瞳孔砸进水里，把心里的某种情绪转嫁出去。今年的河水变得少了些，草长起来看不到水，远看像是一汪大型的水培植物。但河依旧是活着的、亢奋的，兀自流过，不管去哪个方向，水与谁会合都是正确的。沿着河边走，像是走在河的波澜上，起伏伏伏动荡的是生命的咏叹，是时间的舍利，是人脚下的路。

立夏之后蔓延着一种焦灼，春天从扬起的沙尘中撤离，庄稼目瞪口呆，渴望与一场从天而降的大雨来个拥抱，包括那条小河。办公室有一个空鱼缸，于是在朋友圈发起了“众筹一缸小鱼”活动，纯属心血来潮。同事打趣道：“下河里捞，要多少有多少。”第一次近距离走到小河旁，才发现上游的河道被拦腰截断，形成了一汪十平方左右的小池塘，水绿还脏，怎么看都不是生物生存的温床。投食、撒网，一气呵成，开始守株待“鱼”。第二天上午去收网，零星十几条小鱼，灰不溜秋的毫无观赏价值，果断放生开始新一轮等待。后来的几天，时不时去瞧一下，陆续抓到了泥鳅、螃蟹、青蛙、鲫鱼、鲢鱼等，甚至还有一条半米长的鲈鱼，它们遭到了水的慰藉、水的喂养、水的抚摸，活着就幸福感爆棚。小水塘的万千世界里藏着生命自由生长的秘密，岸上的人忘记人间琐碎，迈开步子向童年走去，河水的裂纹里快乐似花朵重开了一遍又一遍。

对于养鱼，是真是的一窍不通，可收网“开盲盒”般让人着迷。精心挑选了几十条颜值略高的小鱼填满鱼缸，接二连三又买了造景石、底沙、水草，在网上搜集养鱼的知识，随心所欲摆弄捣鼓，一天能看上几十次。我们相对无言，交换着彼此的沉默，挣扎和自由在每一次凝视中夺眶而出。我站起来，决定再一次向春天走去，希望在沉甸甸的秋天返回。学习着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新鲜感总能让人无比专注，并获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成就感。自此，它们在我的办公桌上落了家，一座玻璃房子成为一生的河。

（作者供职于宜富分公司）

絮语轻谈

文 / 张媛媛

藏在诗词里的“浪漫”

在古老的诗词世界里，浪漫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，悄然藏匿其中。诗人以细腻的笔触，将心中的情感化作诗篇，让我们在品味诗词的同时，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浪漫氛围。

杜甫的浪漫，在他为民生立命的赤心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”辛弃疾的浪漫，在他剑胆诗心的风流：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李清照的浪漫，在她咏出了不输须眉的风骨与气魄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”而苏轼的浪漫，更多却是一份洒脱与旷达。他的笔下，既有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壮志豪情，也有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大气磅礴。他的浪漫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时，看似洒脱豪放，却也时有小儿女家的细腻。于是我们看到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”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“咫尺不相见，实与千里同。”

从古至今，浪漫各有不同。古人的浪漫，是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美好相遇；是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的浪漫时光；是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那份深情与感动。不提爱意，却写尽数，如淅淅小雨，娓娓道来。现代人的浪漫，是“山无陵，江水竭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的坚贞不变；是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至死不渝；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锲而不舍。热烈且炽热，如夏季的雨，酣畅淋漓，却也从 not 拖泥带水。风动，云涌，鸟惊起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可谓写尽千山是你，落笔是你；繁华落尽，枕畔是你；千山万水，归处是你。

有人说，诗词里的浪漫，藏在爱而说不出的含蓄里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“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”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。又有人说，诗词里的浪漫，藏在不同的人生处境中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、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。还有人说，诗词里的浪漫，藏在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行中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“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”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或许只有将万水风景都看透，才会在点点荧光中品味回甘。可谓浮生若梦，几度春秋，洗尽古今人不倦，将知醉后岂堪夸。

沿着历史的长河，读唐诗，品宋词，唱元曲，从春花读到秋月，从夜雪初寒读到朝晖甫至，在春秋默然交替里，在岁月寂然运行中，可谓万风景，万千浪漫。

藏在诗词里的浪漫，藏在诗词里的意难平和不得志，或抒发，或感慨，或悲或喜，捱过时间无涯的荒野，忆起了，便道一句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安外环分公司）